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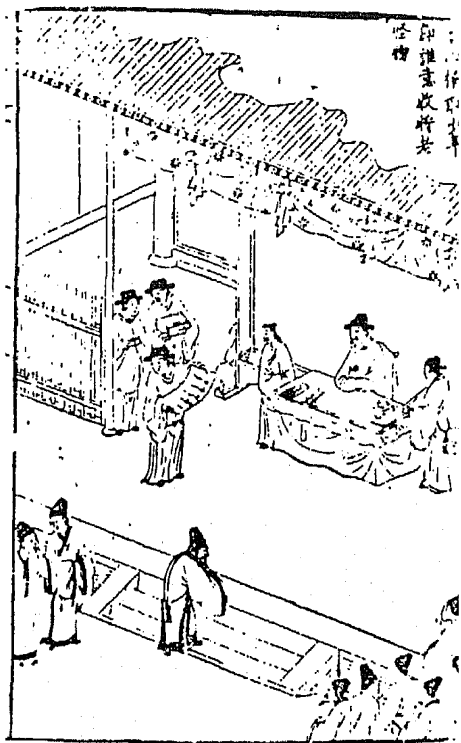
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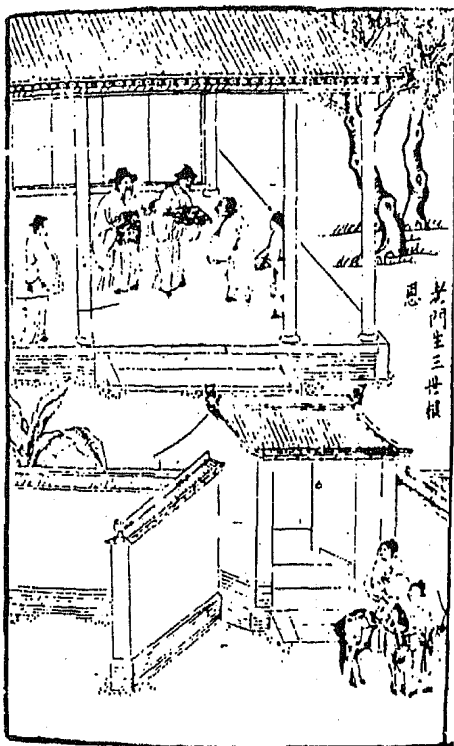
世

通

言

印
誰
意
收
將
老
怪
物





恩
門生三世報

老門生三世報恩

買隻牛兒學種田
也知老去無多日

結間茅屋向林泉
且向山中過幾年

爲利爲官終幻客
世間萬物俱增價

能詩能酒總神仙
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八句詩乃是達者之言末句說老去文章不值錢
這一句還有個評論大抵功名遲速莫逃乎命也有
早成也有晚達早成者未必有成晚達者未必不達
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棄這老少二

字也在年數上論不得的。假如耳羅十二歲爲丞相，十二歲上就死了，這十二歲之年就是他髮白齒落，背曲腰彎的時候了。後頭日子已短，叫不得少年。又如姜太公八十歲還在渭水釣魚，遇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爲師。尚父文王崩，武王立，他又秉鉞爲軍師。佐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基業，封於齊國，又教其子丁公治齊。自己留相周朝，直活到一百一十歲方歿。你說八十歲一個老漁翁，誰知日後還有許多事業。日子正長哩。這等看將起來，那八十歲上還是他初束髮，剛頂冠，做新郎，應童子試的時候，叫不

得老年世人只知眼前貴賤那知去後的日長日短
見個少年富貴的奉承不暇多了幾年年紀蹉跎不
遇就怠慢他這是短見薄識之輩譬如農家也有早
穀也有晚稻正不知那一種收成得好不見古人云
東園桃李花
早發還先萎

遲遲澗畔松

鬱鬱含晚翠

閒話休題却說國朝正統年間廣西桂林府興安縣
有一秀才覆姓鮮于名同字大通八歲時曾舉神童
十一歲遊庠超增補廩論他的才學便是董仲舒同
馬相如也不看的眼裏真個是胸藏萬卷筆掃千軍

論他的志氣，便像馮京商賈連中三元也。只算他便袋裏東西，真個是足躡風雲，氣冲牛斗，何期才高而數奇，志大而命薄。年年科舉歲歲觀場，不能得朱衣點額，黃榜標名。到三十歲上，循資該出貢了。他是個有才有志的人，貢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思量窮秀才家，全虧學中年規，這幾兩廩銀做個讀書本錢。若出了學門，少了這項來路，又去坐監，反費盤纏。況且本省比監裏又好，中筭計不通，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那下首該貢的秀才就來打話，要他讓貢。情願將幾十金酬謝，鮮于回又得了這個利息，自以為得。

計第一過是個情第二過是假情六人要真個倒于
先鮮于同自三十歲上讀書起一連謾了八過到四
十六歲兀自沉埋於泮水之中馳逐於青衿之際也
有人笑他的也有人憐他的又有人勸他的那笑他
的他也不係憐他的他也不受只有那勸他的他就
勃然發怒起來道你勸我就真止無過道俺年長不
能個科第了却不知龍頭屬於老成深皓八十二歲
中了狀元也替天下有骨氣肯讀書的男子爭氣俺
若情願小就時三十歲上就了肯用力鑽刺少不得
做個府佐縣正昧着心出做去儘可榮身肥家只是

如今是個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誰說
他胸中才學若是三家村一個小孩子，粗粗裏記得
幾篇爛舊時文，過了個貢試官，亂圈亂點，睡夢裏偷
得個進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門生，稱老師，譚天說地，
誰敢出個題目將帶紗帽的再考他？一考，決不止於
此。做官裏頭還有多少不平處？進士官就是個銅打
鐵鑄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說他不字。科貢官兢兢業
業，替了卵下過橋，上司還要尋趁他，比及按院復命，
參論的。但是進士官，憑你叙得極貪極酷，公道看來，
拿問也還透頭，說到結末，生怕斷絕了貪酷種子道。

此一臣者官職雖玷但或當初有正念年上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議或不及例降調不勾幾年工夫依舊做起倘拚得些銀子央要道挽回不過對調個地方全然沒事科貢的官一分不是就當做十分梅氣遇着別人有勢有力沒處下手隨你清廉賢宰少不得借重他替進士頂缸有這許多不平處所以不中進士再做不得官俺寧可老儒終身死去到閻王面前高聲叫屈還博個來世出頭豈可屈身小就終日受人懊惱喫順氣丸度日遂吟詩一首詩曰

從來資格困朝紳

只重科名不重人

楚士鳳歌誠恐殆

葉公龍好豈求真

若還黃榜終無分

寧可青衫老此身

鐵硯磨穿豪傑事

春秋晚遇說平津

漢時有個平津侯，覆姓公孫名弘。五十歲讀春秋，六十歲對策第一。做到丞相封侯，鮮于同後來六十一歲登第，人以爲詩識。此是後話，却說鮮于同自吟了這八句詩，其志愈銳。怎奈時運不利，看看五十齊頭。蘇秦還是舊蘇秦，不能勾改換頭面。再過幾年，連小考都不利了。每到科舉年分，第一回開場告考的，就

是他計了多少人的厭賤到天順六年鮮上國五十
七歲髮髮都蒼然了兀自替在後生家隊裏試文講
蕘媿媿不倦那此後生見了他或以爲怪物望而避
之或以爲笑具就而戲之這都不在話下却說興安
縣知縣姓劇名遇時表字順之浙江台州府仙居縣
人氏少年科甲聲價甚高喜的是談文講藝商古論
今只是有件毛病愛少賤老不肯一視同仁見了後
生英俊加意獎借若是年長老成的視爲朽敗口呼
先輩其有賤份之意其年鄉試屆期宗師行文命縣
裏錄科劇知縣將令縣生員考試彌封閱卷自恃眼

力從公品第黑暗裏拔了一個第一、心中十分得意、向衆秀才面前誇獎道、本縣拔得個首卷、其文大有吳越中氣脉、必然連捷、通縣秀才皆莫能及、衆人拱手聽命、却似漢皇集壇拜將、止不知拜那一個有名、前蒙保比及拆號唱名、只見一人應聲而出、從人叢中擠將上來、你道這人如何、

矮又矮、胖又胖、鬚髮黑白各一半、破儒巾、欠時樣、藍衫、補孔重重、綻你也瞧我也看、若還冠帶像胡判、不枉誇、不枉贊、先輩今朝說嘴、慣休美他、其自嘆、心不得、大家做老漢、不須管、不須管、序齒輪流、

做領案

那案首不是別人，正是那五十七歲的怪物。笑其名
叫鮮于同，合堂秀才哄然大笑，都道鮮于先輩又起
用了，連蒯公也自羞得滿面通紅，頓口無言。一時閒
看錯文字，今日衆人矚目之地，如何羞慚，忍着一肚
子氣，胡亂將試卷拆完，喜得除了第一名，此下一個
個都是少年英俊，還有些嘖中帶喜，是日蒯公發放
諸生事畢，回衙悶悶不悅，不在話下。却說鮮于同少
年時本是個名士，因淹滯了數年，雖然志不曾灰，却
也是

澤畔屈原吟獨苦

洛陽李下面多慚

今日出其不意考個案首也自覺有些典頭到學道
考試未必愛他文字虧了縣家案首就搭上一名科
舉喜孜孜去赴省試衆朋友都在下處看經書溫後
場只有鮮于同平昔飽學終日在街坊上游玩旁人
看見都猜道這位老相公不知是送兒子孫兒進場
的事外之人好不悠閒自在若曉得他是科舉的秀
才少不得要笑他幾聲日居月諸忽然八月初七日
街坊上大吹大擂迎試官進貢院鮮于同觀看之際
見興安縣蒯公正徵聘做禮記房考官鮮于同自思

我與蒯公同經，他考過我案首，必然愛我的文字。今
番遇合，十有八九，誰知蒯公心裏不然。他又是一個
見識道，我取個少年門生，他後路悠遠，官也多，做幾
年房師也靠得着他。那些老師宿儒取之無益，又道
我科考時不合昏了，眼錯取了，解于先輩，在衆人前
老大沒趣。今番再取中了他，却不又是。一場笑話。我
今聞着，他是三場做得齊整的，多應是夙學之士。年
紀長了，不要取他。只揀嫩嫩的，口氣亂亂的，文法歪
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論憤憤的判語，那定是少年初
學。雖然學問未充，養他一兩科年，還不长，且脫了解。

于同這件于紀筭計已定如法閱卷取了幾個不整
不齊略略有些筆資的大圈大點呈上主司主司都
批了中字到八月廿八日主司同各經房在至公堂
上折號填榜禮記房首卷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覆
姓鮮于名同習禮記又是那五十七的惟物笑其僥
倖了蒯公好生驚異主司見蒯公有不樂之色問其
緣故蒯公道那鮮于同年紀已老恐置之魁列無以
壓服後生情願把一卷換他主司指堂上扁額道此
堂既名爲至公堂豈可以老少而私愛憎乎自古龍
頭屬於老成也好把天下讀書人的志氣鼓舞一

不肯更換判定了第五名正魁。蒯公無可奈何。且是

饒君用盡千般力

命裏安排動不得

本心揀取少年郎

依舊收將老怪物

蒯公立心不要中鮮于先輩。故此只神不整齊的文字。纔中。那鮮于同是宿學之士。文字必然整齊。如何反投其機。原來鮮于同爲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簾自謂遇合。有八九回歸寓中。多喫了幾杯生酒。壞了脾胃。破腹起來。勉強進場。一頭想文字。一頭泄瀉。瀉得二絲兩氣。草草完篇。二場三場仍復如此。十

分才學不曾用得一分山來、自謂萬無中式之理、誰知蒯公到、不要整齊文字、以此竟占了個高魁、也是命裏否極泰來、頭之倒之、自然湊巧、那興安縣副綱只中他一個舉人、當日鹿鳴宴罷、衆同年序齒、他就居了第一、各房考官見了門生、俱各歡喜、惟蒯公悶不悅、鮮于同感蒯公兩番知遇之恩、愈加慇懃、蒯公愈加懶收、上京會試、只照常規、全無作典加厚之意、明年鮮于同五十八歲、會試又下第、子相見蒯公、蒯公更無別語、只勸他選了官罷、鮮于同做了四十餘年秀才、不肯做貢生官、今日鏡中得一年鄉試、怎

肯就舉人職回家讀書愈覺有興每聞里中秀才會文他就袖了紙墨筆硯推入會中同做憑衆人要他笑他與他厭他總不在意做完了文字將衆人所作看了一遍欣然而歸以此爲常光陰荏苒不覺轉眼三年又當會試之期鮮于同時年六十有一年齒雖增髮錄如舊在北京第二遍會試在寓所得其一夢夢見中了正魁會試錄上有名下面却填做詩經不是禮記鮮于同本是個宿學之士那一經不通他功名心急夢中之言不山不信就收了詩經應試事有差巧物有偶然蒯知縣爲官清正行取到京欽授禮

避者傳
王所以
知天所以
愛之

科給事中之職其年又進會試經房副公不知鮮于
同改經之事心中想道我兩遍錯了主意取了那鮮
于先輩做了首卷今番會試他年紀一發長了若禮
記房裏又中了他這纔是終身之玷我如今不要看
禮記改看了詩經卷子那鮮于先輩中與不中都不
干我事比及八簾閱卷遂請看詩五房卷副公又想
道天下舉子像鮮于先輩的諒也非止一人我不中
鮮于同又中了別的老兒可不是躲了雷公遇了霹
靂我曉得了但凡老師宿儒經旨必然十分透徹後
生家專工四書經義必然不精如今到不要取小

整齊但是有些筆資的不妨題古影響這定是少年之輩了。閱卷進呈等到揭曉詩五房頭名列在第十名正魁拆號看時却是桂林府興安縣學生張姓解于名同習詩經剛剛又是那六十一歲的惟物笑其氣得薊遇時目睜口呆如稿木死灰模樣

早知富貴生成定

悔却從前杜用心

蒯公又想到論起世上同名姓的儘多只是桂林府興安縣却没有兩個解于同但他向來是禮記不知何故又改了詩經好生奇怪候其來謁叩其改經之故解于同將夢中所見說了一遍蒯公嘆息連聲道

其命進士真命進士自此蒯公與鮮于同師生之誼
比前反覺厚了一分殿試過了鮮于同考在二甲
上得選刑部主事人道他晚年一策又居冷局他
氣悶他欣然自如却說蒯遇時在禮科衙門直言收
諫因奏疏裏面觸突了大學士劉吉被吉尋他罪過
下於詔獄那時刑部官員一個個奉承劉吉欲將蒯
公置之死地却好天與其便鮮于同在本部一力周
旋看覷所以蒯公不致喫虧又替他紓合同年在各
衙門懇求方便蒯公遂得從輕降處蒯公自想這老
蒼撞花花不活無心栽柳柳成陰若不中得這們老

門生今日性命也難保乃往解于先華寓所拜謝解于問道門生受恩師三番知遇今日小小効勞止可少答科舉而已天高地厚未酬萬一當日師生二人歡飲而別自此不論蒯公在家在任每年必遣人問候或一次或兩次雖俸金微薄表情而已光陰荏苒解于同只在部中遷轉不覺六年應陞知麻京中重他才品敬他老成吏部立心要尋個好缺推他解于同全不在意偶然仙居縣有信至蒯公的公子蒯敬其與豪戶齊家爭地疆界嚷罵了一場查家弄失了個小縣賴蒯公子打死將人命事告官蒯敬其無

力對理。一巡逃往雲南父親任所去了。官府疑劇公
子逃匿人命真情差人雪片下來捉人家屬也監了
幾個。閩門驚懼鮮于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乃央人
討這地方吏部知台州原非美缺既然自己情願有
何不從即將鮮于同推陞台州府知府鮮于同到任
三日豪家已知新太守是劇公門生特討此缺而來
替他解紛必有偏向之情先在衙門謠言放刁鮮于
同只推不聞劇家家屬訴冤鮮于同亦佯爲不理密
差的當捕人訪緝查家小廝務在必獲約過兩月有
餘那小廝在杭州拿到鮮于太守當堂審明的條目

逃與蒯家無干當將小厮取查家領狀蒯氏家庵
即行釋放期會一日親往墳所踏看鄰界查家見小
厮已出自知所訟理虛惡結訟之日必然喫虧一面
央大分上到太守處說方便一面又央人到蒯家情
願把墳界相讓講和蒯家事已得白也不願結冤案
鮮于太守准了和息將查家薄加罰治申詳上司兩
家莫不心服正是

只愁堂上無明鏡

不怕民間有鬼奸

鮮于太守乃寫書信通差人往雲南府回覆房師
蒯公蒯公大喜想道樹則棘得刺樹桃李得蔭若不

曾中得這個老門生、今日身家也難保、遂寫懇切謝
啟一通、遣兒子蒯敬其、賁回到府拜謝鮮于同道下
官暮年淹蹇、爲世所棄、受尊公老師三番知遇、得撥
科目、常恐身先溝壑、大德不報、今日恩兄被誣、理當
暴白、下官因風吹火、小效區區、止可少酬老師鄉試
提拔之德、尚欠情多多也、因爲蒯公子經紀家事、勸
他閉戶讀書、自此無話、鮮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
府、聲名大振、陞在徽寧道、做兵憲、累陞河南廉使、勤
於官職、年至八旬、精力比少年兀自有餘、推陞了浙
江巡撫、鮮于同想道、我六十一歲登第、且喜儒途淹

寒仕途到順瀨並不曾有風沙。今官至撫臺恩榮極矣。一向清勤自矢。不負朝廷。今日急流勇退。聖之賞然。但受蒯公三番知遇之恩。報之未盡。此任正在房師地方。或可少效治績。乃擇日起程赴任。一路迎送榮耀。自不必說。不一日。到了浙江省城。此時蒯公也歷任做到大叅地位。因病且不能理事。致政在家。聞得鮮于先輩又做本省開府。乃領了十二歲孫兒。親到杭州謁見蒯公。雖是房師。到小於鮮于公二十餘歲。今日蒯公致政在家。又有了目疾。臆鍾可憐。鮮于公年已八旬。健如壯年。位至開府。可見發達不在於

遲早，蒯公嘆息了許多，正是

松栢何須羨桃李

請君點檢歲寒

且說鮮于同到任以後，正擬遣人問候蒯公，因說蒯
叅政到門，喜不自勝，倒蓑而迎，直請到私宅，以師生
禮相見。蒯公喚十二歲孫兒見了老公祖，鮮于公問
此位是老師何人。蒯公道：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犬
子昔日難中，又蒙昭雪，此恩直如覆載，今大幸福星
又照吾省，老夫衰病，不久於世，犬子讀書無成，只有
此孫名曰蒯愔，資性頗敏，特携來相托，求老公祖青
目一二。鮮于公道：門生年齒已非仕途人物，正爲師

心酬報未盡所以強顏而來今日承老師以令孫相托此乃門生報德之會也鄙意欲留令孫在敝衙同小孫輩課業未審老師放心否蒯公道若蒙老公祖教訓老夫死亦瞑目遂留兩個書童服事蒯悟在都撫衙內讀書蒯公自別去了那蒯悟資性過人文章日進就是年之秋學道按臨鮮于公力薦神童進學補廩依舊留在衙門中勤學三年之後學業已成鮮于公道此子可取科第我亦可以報老師之恩矣乃將俸銀三百兩贈與蒯悟爲筆硯之資親送到台州仙居縣迨值蒯公三日前一病身亡鮮于公哭奠已

看觀

畢問老師臨終亦有何言。謝敬共道先父遺言。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愛少賤老。偶爾暗中摸索。得了老公祖大人。後來許多年少的門生。賢愚不第。升沉不一。俱不得其氣力。全虧了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終看觀我子孫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鮮于公呵。呵大笑道。下官今日三報師恩。正要天下人曉得。扶持了老成人。也有用處。不可愛少而賤老也。說罷作別。回省草上表章。告老致仕。得旨予告。馳驛還鄉。優悠林下。每日訓課兒孫之暇。同里中父老飲酒賦詩。後八年。長孫鮮于湘鄉榜高魁。赴京會試。恰好仙居縣。

馴悟是年中舉也。到京中兩人三世通家。又是少年同窗。并在一寓讀書。比及會試揭曉。同年進士。兩家互相稱賀。鮮于同自五十七歲登科。六十一歲登甲。歷仕二十三年。腰金衣紫。錫恩三代。告老回家。又看子孫兒科第。直活到九十七歲整整的。四十年晚道。至今浙江人肯讀書。不到六七十歲。還不丟手。往往有晚達者。後人有詩嘆云。

利名何必苦奔忙
但學蟠桃能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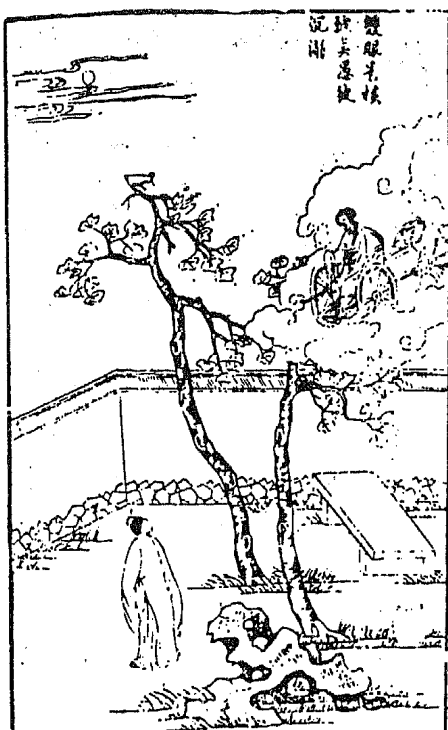
遲早須臾在上蔡
三千餘歲未爲長

十八卷

上頂
能修成
山



雙眼半候
沈氏還使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

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鷄

早退春朝寵貴妃

諫章爭敢傍丹墀

蓬萊殿裏迎鸞駕

花夢樓前進荔枝

羯鼓未終眾鼓動

羽衣猶在戰衣追

于孫翻作昇平禍

不念先皇創業時

這首詩題著唐時第七帝諡法謂之玄宗古老相傳云天上一座星謂之玄星又謂之金星又謂之參星又謂之長庚星又謂之太白星又謂之啓明星世人

不識叫做曉星初上時東方未明天色將曉那座星

浩浩地暗將來、先明後暗、這一個謂之玄。唐玄宗自姚崇宋璟爲相、米麥不過三四錢、千里不饋行糧、自從姚宋二相死、楊國忠、李林甫爲相、教玄宗生出四件病來、

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 耽酒嗜音 峻宇彫牆

玄宗最寵愛者一個貴妃、叫做楊太真、那貴妃又背地裏寵一個胡兒、姓安、名祿山、腹重三百六十斤、坐絳、飛燕走及奔馬、善舞胡旋、其疾如風、玄宗愛其曉健、因而得寵、祿山遂拜玄宗爲父、貴妃爲母、楊妃把這安祿山頭髮都剃了、搽一臉粉、畫兩道眉、打一

白真兒用錦繡綵羅做成襖裙，選粗壯宮娥數人扣
接，透那六宮行走。當時則是取笑，誰知沒洞之間，太
真與祿山爲阻。一日祿山正在太真宮中行樂，宮娥
報道駕到，祿山矯捷非常，踰牆過去。貴妃惶惶出迎，
冠髮散亂，語言失度，錯呼聖上爲郎。君玄宗駕即時
起，使六宮大使高力士高珪送太真歸第，使其省過。
貴妃求見天子，不得涕泣出宮，却說玄宗自離了貴
妃三日，食不甘味，卧不安席。高力士探知聖意，啟奏
道：貴妃晝寢困倦，言語失次，得罪萬歲御前。今省過
三日，想已知罪。萬歲爺何不召之？玄宗命高珪往看。

妃子在家作何事高珪奉旨到楊太師私第見過了
貴妃回奏天子言娘娘容顏愁慘梳沐俱廢一
婢便問聖上安否淚如雨下乃取粧臺對鏡手持并
州剪刀解散青絲剪下一縷用五絲絨繩結之手自
封記托奴婢傳語送到御前娘娘垂淚而言妾一身
所有皆出皇上所賜只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以此
寄謝聖恩願勿忘七夕夜半之約原來玄宗與貴妃
七夕夜半曾在沉香亭有私誓願生生世世同衾同
穴此時玄宗聞知高珪所奏見貴妃封寄青絲拆而
觀之凄然不忍即時命高力士用香車細簾迎貴妃

入宮自此愈加寵幸其時四方貢獻不絕而貢國進
月樣琵琶南越國進玉笛西涼州進葡萄酒新羅國
進白鷄子這葡萄酒供進御前琵琶賜與鄭觀音玉
笛賜與御弟寧王新羅白鷄賜與崔丞相後因李白
學士題沉香亭牡丹詩將趙飛燕比著太真娘娘暗
藏譏刺被高力士奏告貴妃泣訴天子將李白黜貶
崔丞相元來與李白是故交事相連累得旨令判河
北定州中山府正是

老龜烹不爛

遺禍及枯骨

崔丞相來到定州中山府遠近接入進府交割牌印

一果在任，果然是如水之清，如秤之平，如繩之直，如鏡之明，不一月之間，治得府中路不拾遺，時遇天寶本初。

春 春 柳嫩 花新 梅謝粉 草鋪茵 鶯啼北里 燕語南隣 郊原嘶寶馬 紫陌廣香輪 日煖冰消水綠 風和雨嫩煙輕 東閣廣排公子宴 錦城多少賞花人

崔丞相有個衙內，名喚崔亞，年紀二十來歲，生得美丈夫，性好畋獵，見這春間天色，宅堂裏叉手向前道：「告爹爹請一日嚴假，欲出野外遊獵，不知爹爹尊意。」

如何相公道吾兒出去則索早歸衙內道領爹尊旨
則是兄有一事欲取覆慈父相公道你有甚說衙內
道欲借御賜新羅白鷄同往相公道好把出去照常
休教失了這件物是上方所賜新羅國進到世上只
有這一隻萬弗走失上方再來索取却是那裏去討
衙內道兒帶出去無他但只要光耀州府教人看說
則個相公道早歸少飲衙內借得新羅白鷄令一個
五放家架著果然是那裏去討捧將開裝銀鞍馬過
來衙內攀鞍上馬出門若是說話的當時同年生並
伴去勸住崔衙內只好休去千不合萬不合帶這隻

新羅白鷄出來惹出一場怪事真個是亘古未聞
今罕有右詩爲證

外作禽荒內色荒

濫沾些子又何妨

早晨架出蒼鷹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崔衙內尋常好畋獵當日借得新羅白鷄好生喜歡
教這五放家架著一行人也有把水磨角靶彈弓雁
木鳥椿弩子架眼圓鐵爪嘴彎鷹牽搭耳細腰溪口
犬出得城外穿桃溪過梅塢登綠楊林涉芳草渡杏
花村高懸酒望茅簷畔低亞青帘正是

不暖不寒天氣

半村半郭人家

行了二三十里覺道各人走得辛苦尋一個酒店酒
內推鞍下馬入店問道有甚好酒買些三個先犒官衆
人助腳力只見走一個酒保出來唱喏看那人時生
得

身長八尺豹頭燕頤環眼骨髀有如一個距水鴈
橋張翼德原水鎮上王彥章

衙內看了酒保早喫一驚道怎麼有這般生得惡相
貌的人酒保唱了喏站在一邊衙內教有好酒把些
個來喫就犒官衆人那酒保從裏面掇一桶酒出來
隨行自有帶著底酒盞安在卓上篩下一盞先敬衙

內

酒、酒

邀朋

會友

君莫待

時長久

名

呼食前

禮於茶後

臨風不可無

對月須教

有

李白一飲一石

劉伶解醒五斗

公子沾

唇臉似桃

佳人入腹肩如枰

衙內見篩下酒色紅心中早驚如何恁地紅踏著酒

保腳跟入去到酒缸前揭開釘蓋只看了一看嚇得

衙內

頂門上不見三魂

腳底下蕩散七魄

只見血水裏而浸著浮米衙內出來教一行人且莫

小人引說
人說書
反使書
是若千兩
若千兩
其多也
小說是進
他若此
官家註者
二編是
務從唐人
說者不可
深知

喫酒把三兩銀子與酒保還了酒錢那酒保接錢唱
喏謝了衙內鞦鞍上馬離酒店又行了一二里地又
見一座山岡元來門外謂之郭郭外謂之郊郭外謂
之野野外謂之迥行了半日相次到北岳恒山一座
小峰在恒山脚下山勢果是雄勇

山 山 突兀 廻環 羅翠黛 列青藍 洞

雲縹緲 澗水潺湲 巖碧千山外 嵐光一望

間 暗想雲峰尚在 宜陪謝屐重攀 季世七

賢雖可愛 盛時四皓豈宜間

徇內恰待上那山去撻起頭來見山脚下立著兩條

木柱柱上釘著一面版牌，牌上寫著幾句言語，衙內
立馬看了道：「這條路上恁地利害，勒住馬叫回去休
衆人都趕上來，衙內指著版牌教衆人看，有識字的
讀道：

此山通北岳，恒山路名爲定山，有路不可行，其中
精靈不少，鬼怪極多，行路君子可從此山下首小
路來往，切不可經此山，過特預稟知。

如今却怎地好衙內道：「且只得回去，待要回來，一個
胳膊上架著一枚角鷹，出來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居
上面萬千景致，生數般唬蹊作怪，直錢的飛禽走獸。』」

兩至齊
此小人
快有所
而進矣

衙內既是出來收獵，不入這山去，從小路上去，所
是平地，有甚飛禽走獸？可惜開了新羅白鷄，也可惜
開了某手中角鷹，這一行架的小鷄、獵狗、彈弓、弩子，
都爲棄物。衙內道：「也說得是，你們都聽我說。若打得
活的，歸去到府中，一人賞銀三兩；喫幾盃酒了歸，若
打得死的一人賞銀一兩，也喫幾盃酒了歸。如都打
不得飛禽走獸，銀子也沒有，酒也沒得喫。衆人各應
了。哨衙內把馬拌一鞭，先上山去。衆人也各上山來。
可煞作怪，全沒討個飛禽走獸，只見草地裏掉掉地
響。衙內用五輪入光左右兩點神水，則看了一看，喝

聲采從草裏走出一隻乾紅兔兒來。衆人都向前。衙內道：「若捉得這紅兔兒的賞五兩銀子。」去馬後立著個人手探著新羅白鷄。衙內道：「如何不去勒開漢道告衙內未得？」台官不敢捱便。衙內道：「一聲快去。」那開漢領台官放那白鷄子。勒紅兔兒道：「白鷄見放了手，一翅箭也似便去。」這兔兒見那白鷄趕得緊，去淺草叢中便鑽。鷄子見兔兒走的不見，一翅徑飛過山嘴去。衙內道：「且與我尋白鷄子。」衙內也勒著馬轉山去。趕到山腰見一所松林。

松 松 節峻 陰濃 能耐歲 解凌冬 高

侵碧漢 森聳青峰 偃蹇形如蓋 虬蟠勢若
龍 茂葉風聲瑟瑟 繁枝月影重重 四季常
持君子操 五株曾受大夫封

衙內手措著水磨角靶彈弓騎那馬趕看見白鷄子
飛入林子裏面去衙內也入這林子裏來當初白鷄
子肢項上帶著一個小鈴兒林子背後一座峭壁懸
崖沒路上去則聽得峭壁頂上鈴兒響衙內擡起頭
來看時喫了一驚道不曾見這般蹊蹺作怪底事去
那峭壁頂上一株大樹底下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
骷髏

頭上裹著鍤金蛾帽兒，身上錦袍灼灼，金甲輝輝，
錦袍灼灼一條抹額，荔枝紅金甲輝輝，靴窄一雙，
鸚鵡綠。

妙善

大

看那骷髏左手架著白鷄，右手一個指頭撥那鷄子，
的鈴兒口裏噴噴地引這白鷄子，衙內道却不作怪，
我如今去討，又沒路上得去，只得在下面告道：尊神，
崔某不知尊神是何方神聖，一時走了新羅白鷄，望
尊神見還，則箇看那骷髏一似佯佯不采，似此告了，
他五七番陪了七八個大啖，這人從又不見一個入
林子來，骷髏只是不采，衙內恐不得擎起手中彈弓。

拽得滿處得較親一彈子打去一聲響亮看時鶻
也不見白鷄子也不見了乘著馬出這林子前人從
都不見著眼看那林子四下都是青草看看天色晚
了衙內慢慢地行肚中又飢下馬離鞍卸鞵牽著馬
待要出這山路口看那天色却早

紅日西沈鴉鵲奔林高噪打魚人停舟罷棹望客
旅貪程煙村繚繞山寺寂寥說銀燈佛前點照月
上東郊孤村酒旆收了採蕪人閒琴古道過前溪
時聽猿啼虎嘯深院佳人望夫歸倚門斜靠

衙內獨自一個牽著馬行到一處却不是早起入京

的路星光之下遠遠地望見數間草屋衙內道慚愧這裏有人家時却是好了徑來到跟前一看見一座莊院

莊莊

臨堤

傍岡

青瓦屋

白泥牆

桑

蔭映日

榆柳成行

山雞鳴竹塲

野犬吠村

坊

淡蕩煙籠草舍

輕盈霧罩田桑

家有餘

糧雞犬飽

戶無徭役子孫康

衙內把馬繫在莊前柳樹上便去叩那莊門衙內道過往行人迷失道路借宿一宵來日尋路歸家草裏無人答應衙內又道是兄任中山崔丞相兒子回

不見了新羅白鷄迷失道路問宅裏借宿一宵
兩三次方纔聽得有人應道來也來也鞋履響
鳴一個人走將出來開門徧內打一看時叫聲
那出來的不是別人却便是早間村酒店裏的
酒保徧內問道你如何却在這裏酒保道告官
人這裏是酒保的主人家我却入去說了便出
來酒保去不多時只見幾個青衣簇擁著一個
著乾紅衫的女兒出來吳道子善丹青描不
出風流體段刷文通能舌辨說不盡許多精
神

徧內不敢擡頭告娘娘崔亞迷失道路敢就
賃莊借

知一宵來日歸家丞相爹爹却當報効只見女娘道
奴等衙內多時果蒙寵訪請衙內且入敝莊衙內道
豈敢輒入再三再四只管相請衙內唱了喏隨著入
去到一個草堂之上見燈燭煒煌青衣點將茶來衙
內告娘娘敢問此地是何去處娘娘是何姓氏女娘
聽得問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出數句言語來
衙內道這事又作怪茶罷接過盞托衙內自思量道
先自肚裏又饑却教喫茶正恁沈吟間則見女娘教
安排酒來道不了青衣搬過果卓頃刻之間咄嗟而
辦

慕天席地燈燭熒煌進排異曲奇而席屏金錦上
華珠鼎粧成異果玉盤簇就珍羞珊瑚筵上青不
美麗捧霞觴玳瑁盃中扮面丫鬟斟玉液

衙內又手向前多蒙賜酒不敢祇受女娘道不妨屈
郎少飲家間也是敝臣貴戚之家衙內道不敢拜問
娘娘果是那一宅女娘道不必問他日自知衙內道
家間父母望我回去告娘娘指路令其早歸女娘道
不效家間正是五伯諸侯的姻眷衙內又是宰相之
子門戶正相當奴家見爹爹議親東來不就西來不
成不想姻緣却在此處相會衙內聽得說愈加心慌

却不敢抗違，則應得啗一盃兩盞酒，至數巡，衙內告娘，娘指一條路教某歸去。女娘道：「不妨，左右，明日教爹爹送衙內歸。」衙內道：「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自古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深恐得罪于尊前。女娘道：「不妨，縱然不做夫婦，也待明日送衙內回去。」衙內似夢如醉之間，則聽得外面人語，馬嘶，青衣報道將軍來了。女娘道：「爹爹來了，請衙內少等。」則個女娘輕移蓮步向前去了。衙內道：「這裏有甚將軍？」捏手捏腳，尾着他到一壁廂轉過，一個閑兒裏去，聽得有人在裏面聲喚。衙內去黑處把舌尖舐開紙，聽一望時，嚇得酒

身冷汗、動彈不得、道我這性命休了、走了一夜、都走
在這個人家裏、當時衙內廳裏看見、因兒裏面行
都擺列朱紅椅子、主位上坐著一個一夫來長短、備
儀、却便是日間一彈子打的、且看他如何說、那女孩
兒見爹爹叫了萬福、問道、爹爹沒甚事、慙慙道、孩兒
你不來看我、則個我日間出去見一隻雪白鷄子、我
見他奇異、捉將來架在手裡、被一個人在山脚下打
我一彈子、正打在我眼裏、好疼、我便問山神土地時
却是崔丞相兒子崔衙內、我若捉得這厮將來背剪
縛在將軍柱上、劈腹取心、左手把起酒來、右手把著

他心肝喫一盃酒，嚼一塊心肝，以報冤讐。說猶未了，只見一個人從屏風背轉將出來，不是別人，却是早來村酒店裏的酒保。將軍道：「班犬，你聽得說也不？」班犬道：「纔見說，却不耐。」崔衙內早起來店中問我買酒喫，不知却打了將軍的眼。女孩兒道：「告爹爹，他也是想是悞打了爹爹，望爹爹饒恕他。」班犬道：「妹妹莫怪我多口。」崔衙內適來共妹妹在草堂飲酒，女孩兒告爹爹，崔郎與奴飲酒，他是五百年前如森看孩兒面，且饒恕他。則個將軍便只管焦躁。女孩兒只管勸衙內在牕子外聽得道這裏不走，更待何時走出草堂。

堂開了院門，跳上馬，摔一鞭，那馬四隻蹄一似翻盆，撒鉢道：「不得個慌，不擇路，連夜胡亂走到天色漸曉，離了定山衙內道，慚愧。」正說之間，林子裏搶出十餘個人來，大喊一聲，把衙內簇住。衙內道：「我好苦，出得龍潭，又入虎穴。」仔細看時，却是隨從人等。衙內道：「我喫你們一驚。」衆人問衙內：「一夜從那裏去來？」今日若不見衙內，我們都打沒頭惱。惡官司衙內對衆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衆人都以手加額道：「早是不曾壞了性命。我們昨晚一夜不敢歸去，在這林子裏等到今日。」早是新羅白鷄元來飛在林子後面樹上方纔。

收得那養角鷹的道、覆衙內、男女在此土居、這山裏
有多少奇禽異獸、只好再入去出獵、可惜擔閣了新
羅白鵝衙內道、這廝又來、衆人扶策著衙內歸到府
中、一行人離了犒設、却入堂裏、見了爹媽、唱了喏、相
公道、一夜你不歸、那裏去來、憂殺了媽媽、衙內道、告
爹媽兒子昨夜見一件詫異的事、把說過許多話、從
頭說了一遍、相公焦躁、小後生亂道胡說、且罰在書
院裏、教院子看著、不得出離衙內、只得入書院時、光
似箭、日月如梭、熬指間過了三個月、當時是夏間天
氣

打馬戲走
于時庚午
閏七月
趙

夏 夏 雨餘 亭厦屢統扇輕 薰風乍 散

髮披襟 揮蒸打馬 古鼎焚龍涎 照壁名人

画 當頭竹徑風生 兩行青松暗瓦 最好沉

李與浮瓜 對青檣旋開新鮓

衙內過三個月不出書院門今自天色却熱且離書
院去後花園裏乘涼坐定衙內道三個月不敢出書
院門今日在此乘涼好快活聽那更點早是二更只
見一輪月從東上來

月 月 無休 無歇 夜東生 曉西滅 少

見團圓 多逢破缺 偏宜午夜時 最稱三秋

節 幽光解敵嚴霜 皓色能欺瑞雪 寒牕深
夜忽清風 曾道離人情慘切

衙內乘著月色閒行觀看則見一片黑雲起雲從處
見一個人駕一輪香車載著一個婦人看那駕車的
人便是前日酒保班犬香車裏坐著乾紅衫女兒衙
內月光下認得是莊內借宿留他喫酒的女娘下車
來道衙內外日奴好意相留如何不別而行衙內道
好不走右手把著酒左手把著心肝做下口告娘娘
在某性命女孩兒道不要怕我不是人亦不是鬼
奴是上界神仙與衙內是五百年姻眷今日特來效

千歲之樂教班犬自駕香車去衙內一時被他這方

迷了

色色難離易惑隱深圍栽柳陌長
小人志滅君子德後主謾多才紂王空有
力傷人不痛之刀對面殺人之風方知雙
眼是橫波無限賢愚被沉溺

兩個同在書院裏過了數日院子道這幾日衙內不
許我們入書院裏是何意故當夜張見一個妖媚的
婦人院子先來覆管家婆便來裏了相公相公焦躁
做一片仗劍入書院裏來衙內見了相公只得唱個

啫相公道我兒教你在書院中讀書如何引惹隣舍婦女來朝廷得知只說我縱放你如此也妨我兒將來仕路衙內只應得啫告爹爹無此事却待再問只見屏風後走出一個女孩兒來叫聲萬福相公見了越添焦躁使手中寶劍移步向前喝一聲道著劍不下去萬事俱休一劍下去教相公倒退三步看手中劍刃只剩得劍鞘喫了一驚到去住不得只見女孩兒道相公休焦奴與崔郎五百年姻契合為夫婦不日同為神仙相公出路不得却來與夫人商量教請法官那裏捉得住正恁地煩惱則見客將司來覆道

張時小說
凡道術
心九之五
六六六
九九九
九九九

告相公有一司法姓羅名公遠新到任來公察客

說相公不見客問如何不見客客將司把上件事說
了一遍羅司法道此間有一個修行在世神仙可以
斷得姓羅名公遠是某家兄客司覆相公相公即時
請相見茶湯罷便問羅真人在何所得了備細便修
劄子請將羅公遠下山到府中見了崔丞相看那羅
真人果是生得非常便引到書院中與這婦人相見
了羅真人勸諭那婦人看羅某而放捨崔衙內婦人
那裏肯依羅真人既再三勸諭不從作起法來忽起

陣怪風

風風

湯翠

飄紅

忽南北

忽西東

春

開柳葉

秋謝梧桐

涼入朱門內

寒添陋巷

中

似鼓聲搖陸地

如雷響振晴空

乾坤收

拾塵埃淨

現日移陰却有功

那陣風過處，叫下兩個道童來，一個把著一條縛魔索，一個把著一條黑柱杖。羅真人令道童捉下那婦女，婦女見道童來捉，他叫一聲班犬，從虛空中跳下。班犬來，念念地紫起雙拳，竟來抵敵。元來邪不可以干正，被兩個道童一條索子，先縛了班犬，後縛了乾紅衫女兒，皆教現形。班犬變做一隻大虫，乾紅衫女

兒變做一個紅兔兒這骷髏神元來晉時一個將軍
死葬在定山之上歲久年深成器了現形作怪羅真
人斷了這三怪救了崔衙內性命從此至今定山一
路太平無事這段話本則喚做新羅白鷄定山三怪
有詩爲證

虎奴兔女活骷髏

作怪成羣山上頭

一自真人明斷後

行人坦道永無憂

第十九卷